

## <河馬，河馬>

半夜兩點四十一分三十五秒，陳和芒正在超商裡，機械般重複著上下架的動作。

確認日期，汰換商品，遞補空位。步驟環環交織成一張緊密的網，相錯絲線堅硬如鋼，撐起整間超商的營運。每一個動作必須快且狠，如捕狗大隊上街掃蕩棄犬棄貓，毫無轉圜留戀的餘地。

不久，嶄新的商品在架上逐漸排列起一座華美的高牆，而淘汰商品也在地上的箱子堆疊成另一座搖搖欲墜的危城。陳和芒以一種造物者的姿態，看著自己一手打造，猶如天壤之別的世界，悲憫情懷由內而生。他不禁覺得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縮影。

殘敗的過眼就被遺忘，很快又有數以萬計新生走進記憶。即便活在同一張網的定律之下，再無任何交集。任由被拋棄的人們聚集，一同在掙扎苟活中腐敗。

思緒神遊至天外，轉了一圈又落回來。陳和芒繼續先前未完的工作，很快就有三大箱淘汰商品在腳邊堆積。他左右伸展疲累的身軀，汗水從層層疊疊夾起的腹部間隙匯流如溪。

這時自動門開啟的聲音響起，陳和芒下意識地朝著門口喊「歡迎光臨」。空無一人。這並不是甚麼靈異事件，新換的感應器還太靈敏，如處子一驚一乍，風吹草動都紛擾。

一絲夏夜暖空氣溜了進來，時針向前校準，推進一格，凌晨三點了。

陳和芒將視線移到收銀檯上方的電視，畫面不斷重播這幾天吵得沸沸揚揚的新聞——螢幕上的河馬第一千次被重摔在地，第一千次流下一行乳白色的淚水。

二零一四年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河馬阿河經歷兩次重摔不治死亡。

\*

早晨的陽光緩慢蠶食夜晚，人潮魚貫而至，遞補晚風的空席。六點半，換班的時間。陳和芒脫下汗濕的制服換上寬鬆的衣物，將過期食品挑了兩大袋帶走，一路感覺路人刺向他的視線。他早已對被當成異類習以為常，卻在經過店家時仍忍不住從光潔的玻璃上偷覷自己反射的倒影。他看到一隻擁腫的畜牲回望他。

也許陳和芒就是社會上淘汰品的代表。

三十二歲，身高一七二，體重一七五，學歷低，收入低，家庭背景差。他的人生基石搭建於貧瘠無雨的荒原，從一開始便如希冀著海市蜃樓救贖，在炙熱沙漠苟延前行的垂死之人。

況且他不僅胖，還生的醜陋無比。鼓凸的小眼，爆出的犬齒，高高隆起圓潤如丘陵的腹部，及在四肢腰跨間盤根錯節的深紫色肥胖紋。小時候(在他體重仍未破百前)他的同學就會戲謔地叫他陳河馬。

長大後的陳和芒身形彷彿呼應大家般日漸膨脹，竟越來越似隻胖碩的河馬。而隨著軀體無可遏止的龐大起來，陳和芒反而往身體裏頭無限縮小，好似躲在層層肥油的保護之後，才能不被世界中傷。

「你有看到那個人了嗎？也長得太胖了。」

「怎麼有人可以這麼可怕，要是我就自殺好了，哈哈。」

「喂！陳河馬，你是不是全家也這麼醜這麼胖啊？說話啊！」

「我看過他爸爸喔！也長得跟河馬一樣呢！」

的確，陳和芒的爸爸，也一樣有著擁腫的身軀，一樣鼓凸的眼。但陳河芒卻有個美得不像話的妹妹——詩詩。

她一點兒也不胖，相反的，她纖弱的彷彿風吹即斷，禁不起一絲半毫的摧殘。詩詩還有張白淨的小臉，搭配一雙深邃無波的漆黑眼眸和流瀉如瀑的黑色長髮。

陳和芒聽過一種說法，其實大多數的人瞳色和髮色都不是真正的黑，或多或少混雜著紅棕色。而詩詩的黑色，卻是最為純粹的那種，彷彿黑洞把世間色彩都吸捲，無限壓縮凝鍊所造就。

然而在另一人之前，那樣的黑便褪色為塵埃。詩詩的媽媽，也就是陳和芒的生母，同詩詩一般的纖柔美好，美的驚為天人。

陳和芒知道媽媽的雙眸和髮色的黑更深更深，走到宇宙的極暗之處都不一定能找到同樣的色彩。媽媽的美，比起詩詩的脫俗，更帶有一股危險的氣息。若有若無，勾人心弦。彷彿她是一隻未上枷鎖的雀鳥，隨時都會揮動羽翼再也不回頭。

然後，陳和芒的媽媽真的在生下妹妹的不久後便消失在了他的世界。媽媽午夜出逃，不僅帶走了家裡的光芒和色彩，也一併帶走了一部份的爸爸。從此陳和芒擔起了家庭的重量與母親的責任，以他肥厚的皮下脂肪溫柔的包覆退化了的爸爸和年幼的妹妹，並且用膽固醇的母乳細心哺育他們。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。

\*

「我的名字叫陳和芒，畢業於 XX 專科，曾在倉儲物流業待過一段時間，希望至今累積的經驗能在貴公司……」

會議室裡老舊的風扇搖晃，攪動著室內凝滯的悶熱空氣，發出刺耳尖銳的聲響。汗水涔涔的在陳和芒軀體蔓延，彎彎曲曲，迂迴地繞過肉塊間夾層。枝微末節在他的臉上縱橫，其餘枝桠滲出每一個舊式西裝外套的纖維，在他細心補了又補的破洞處汗酸發芽，蠢蠢欲動。

午後暑氣蒸騰，面試官昏昏欲睡的翻著白眼，幾縷掩飾光亮額頂的髮絲垂落窄短鼻梁前。陳和芒勉強自己繼續連他也覺得乏味的自我介紹，一邊在心裡計算著。三個月來十七次的面試失敗、積欠的房租、妹妹高三的學費和補習費、家裡的電費如此等等。

「我會努力認真，為公司付出，與公司一同打拼的。」陳和芒用練習了上百次的話語作結，最後特別加重了聲音，面試官這才渾身一顫，猛地驚醒。

「哦……好好……呃……所以你剛剛說你叫陳甚麼？」

第十八次的面試失敗。

「陳和芒。」

「好的，陳……先生，結果我們會再另外通知你的。」

\*

回家的路特別漫長，視野在烈日下搖搖欲墜，整個世界都被拉長彎曲成滾水裡的波紋，陳和芒想著自己也是扭曲的。

媽媽在逃離他們家之前曾說過，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為了成為完美的圓而活著，一路向前在途中磨去稜稜角角，最後變得圓滑而世故，逐漸接近理想弧度。

「但是啊媽媽，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那些稜角，是以爛泥的姿態降生，那又該怎麼辦才好呢？」陳和芒還來不及問這個問題，媽媽便迅速滾離了他的世界。但在日後的歲月中，陳和芒自己找到了答案。

他的存在是為了給人踐踏，做別人的支撐，他就該當泥巴路，讓別人能成為完美的圓。而他那美麗的媽媽，是不是在滾過爛泥的兒子後也成為了圓？想必是如珍珠或寶石般光彩奪目吧。

陳和芒曾幻想成為那樣的圓。

\*

媽媽走後，陳和芒便再也沒開過那扇門。

與記憶中的媽媽相對的，記憶中的阿爸一直是灘混濁憂傷的死水。阿爸和媽媽一直是分開來睡的，家裡左邊數來第二道門便是媽媽的房間。

陳和芒記不清自己是否曾經如其他孩童一般，親暱的同母親相處過。他一直都是站在很低很低的地方，像仰望神社一般同阿爸仰望媽媽的。

他們生活於同一個屋簷，彼此間卻隔了一層紗網，他再怎麼努力睜大眼，看到的也是模糊不清的身影。他總徒勞的從纖維的縫隙，反覆去試圖拼湊那人肌膚的紋理。

但他仍無庸置疑的愛著媽媽，也渴望媽媽的愛。導致他總忍不住近乎貪婪的蒐集有意無意中獲取的任何媽媽的碎塊，她哼過的旋律，走路時挺直的背脊及總是高高昂起的下巴，微笑時嘴角眼角眉梢彎曲的弧度。

那時他不覺自己有錯，也未曾意識到這樣心態的扭曲。

這些偏執讓他在十歲時患了夢遊。

每到夜深時，他便會繞過鼾聲連連的阿爸，摸黑小心翼翼地走進媽媽的房間。他的意識無比清晰，軀幹卻不受他控制。他害怕被發現，卻也因為期待而悸動，深陷淺意識和慾望共同策畫的罪行。

輕轉握把，爾後推開門，媽媽的氣息隨著月光和晚風傾瀉，他知道門後的人美得令人屏息。

腳底厚實的肉墊是腳步聲最好的掩障，他會極其輕緩走到媽媽床邊。

媽媽的黑髮散落，比夜色還更深更濃，表情因放鬆而柔和，浸浴在明亮的月光中。陳和芒那時年紀尚小，卻能明白這樣的美超過世間萬物，非性或慾等骯髒之物可玷汙。神聖莊嚴，如同信徒虔誠跪地接受佛光照耀，他總有種流淚的衝動。

陳和芒往往會一動不動地站好幾個小時，直到天色漸亮才悄然離去。那幾個

短暫如夢的夜晚，曾是他人人生最寧靜的時光。就像於深夜躺臥在微風輕拂的湖畔，萬籟俱寂，獨佔漆黑夜空和繁星滿天，直至安然甜睡。

直到某天，陳和芒如常凝望媽媽的面容時，忽地失足跌入一雙深不見底的眸裡。

媽媽醒了，與呆滯的他四目相交。後來的記憶在陳和芒腦中戛然而止，彷彿本該平坦祥和的前路，突地生出一道猙獰斷崖，越過深壑望去只有迷霧慢慢。他只知道從此媽媽的房門便鎖了起來。

媽媽離開前，他沒有勇氣再次打開那道門，因他怕面對他已永久失去了那些靜謐美麗夜晚的事實；而媽媽走後那成了詩詩的房間，他也再也沒理由打開，詩詩畢竟不是媽媽，很多美好的事物都隨媽媽一同消失了。獨留他深陷回憶的泥沼驚慌匍匐，最後緩慢下沉。

\*

一聲狗吠，陳和芒有些恍惚的抬起頭，接著看到一條癩了腿的雜種狗從巷子旁的垃圾桶衝出，一歪一拐的朝他奔去。雜種狗親暱地往他身上蹭，濕潤的口鼻在陳和芒的西裝外套留下痕跡。

「今天你也在啊。」陳和芒笑著順了順雜亂的狗毛「別急別急，我這就弄東西給你吃。」也許是出過車禍，狗的一隻後腳以不自然的角度往外彎出去，行動的不便導致牠比其他狗瘦弱了些。陳和芒從塑膠袋裡拿出一袋火腿腸，才剛打開包裝就聽到一陣氣急敗壞的叫罵。

「夭壽，攞係佢啦！」一個皮膚蠟黃的老婦拿著掃把從巷裡跑出，陳和芒腳旁的的狗立刻警戒的繃緊肌肉，然後一溜煙竄走。看到狗跑走，老婦的怒氣更甚，幾乎要拿著掃把往陳和芒頭上打去。

「攞係佢每天佇遮飼狗！一堆糞掃狗總給咱的社區用得亂七八糟！」老婦一邊說一邊指著被翻的東倒西歪的垃圾桶。「請郎來抓狗仔嘛沒路用！」

「歹勢歹勢，我看那隻狗很可憐才餵他的。」

「以後毋通攞乎我看到佢。」陳和芒正狼狽地想起身離開，卻聽見老婦又加了句。「啊濟火腿肉毋是佢用的嗎？給我用手撿起來。」

本來要餵狗的火腿腸此時散落於骯髒的柏油路面，與菸蒂和檳榔殘渣躺在一起。陳和芒只得用剛撥下的塑膠包裝將它們一一撿起，肉汁沿著粗短的手指流下，老婦見狀立刻皺起她那張乾黃的臉。

「用好卡緊走欸！」老婦一邊揮著掃把趕陳和芒走，嘴邊小聲叨念著「哪有郎生得遮醜，又攞大籬，真正係傷目睷。」

陳和芒聽見了，感覺自己的肥肉隨著話語共震，自卑以沉默的形式將他罩頂，狠狠地把他按壓於地表，他抬不起頭。

黃昏緊逼，腥紅的夕陽將陳和芒給拖曳成長長的黑色剪影。向晚的街道十分擁擠，行人踩踏於彼此的影子上，卻獨贈予陳和芒周遭一個半徑一米的圓。他慢慢隨著人潮向前，感受眾人嫌棄的眼神和低語，感受手上火腿腸的肉腥味像蒼蠅

縈繞不散，感受不合身的西裝濕漉漉地緊貼他的肚腹，感受他其貌不揚的臉因為種種情緒脹紅發熱。

他是一隻誤入人類社會醒目的扎眼的河馬，是排列整齊向前滾動的圓中一坨不入流的糞土。

一個不合時宜的存在。

一個畫面閃過腦海。小學都會例行做健康檢查，其中一項是要腳跟平貼於地蹲下。在口令下其他同學都整齊畫一的完成動作，只有他微微屈身便往後翻滾。他想趕快站起，著急下卻忘了怎麼使用肌肉，只能四腳朝天翻騰。四周頓時笑聲一片，他一丟臉又更急，動作猛烈如被翻背的蟑螂劇烈掙扎。所有人的視線朝他投去，卻沒人伸出一隻手。

猛地有人朝他的側肋踹了一腳，同學瞬間安靜了下來。他痛得縮起身子，視線朝上看到班導嫌棄的目光。

「不好好健康檢查，在這裡演甚麼戲。你為甚麼不能合群一點？」那時陳和芒一陣委屈，眼淚夾雜滿臉的汗一起流。

「對……對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」他癱在地上哭著道歉。

「給我站起來！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還在地上做甚麼，站好！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他做不到。

他想融入人群，他也想站起，但再怎麼努力都只能眼睜睜看著其他人離他遠去的背影。

路邊攤麵店正大聲的播著收音機，混著收訊不良雜音的播報聲在一片嘈雜中反而特別清晰。

「甚麼河馬流眼淚，其實都是無稽之談。」「那河馬阿河事件又該如何解釋呢?」「我在這邊告訴聽眾，會因情感而流淚的只有人類和黑猩猩，其他動物流的根本就不是淚。」「那阿河流的到底是甚麼啊?」「其實那只是分泌物啦，也就是眼屎！」主播之一信誓旦旦的宣告。

「不對喔。」陳河芒在心裡想著

「河馬也是會悲傷的不知如何是好，流下痛苦的淚水的。只是人類看不見罷了。」

河馬一直都在哭泣著。

\*

推開老舊公寓的鐵門，惡臭蜚伏於黑暗之中。

「阿爸，跟你說好多次了晚上先開燈，甚麼味道這麼臭？」陳和芒點開吊燈看到頹喪的父親一動不動癱坐在壞掉的電視機前，畫面卡在某台的連續劇，一個

美麗的女人透過螢幕甜甜地笑著。陳和芒將超商的過期食品整齊的收放於廚房，隨後回房脫掉緊貼於身的西裝，換上一身寬鬆便衣。

一路他尋找臭味的來源，最後發現源自於客廳的阿爸。

「阿爸你怎麼這麼臭？夭壽，怎麼有屎？」陳和芒看見父親的褲檔沉甸甸的，深色污漬一路蔓延到木椅上，於是他連忙扶著阿爸到廁所沖洗。

陳和芒的爸爸好似一尊破敗人像，任憑陳和芒擺弄也毫無反應。陳和芒用溫水輕柔的洗淨阿爸的股間和垂軟的性器，再用泡沫塗滿他蒼老的身軀，層層疊疊的肚皮被陳和芒逐一剝開擦拭。他的父親依偎著他，就像嬰孩依偎著母親。

他所知的阿爸是一攤死水，是渾沌黯淡的灰色。媽媽還在時，阿爸是陰霾一般透明又厚重的淺灰，媽媽走後，他成了死亡一樣的鴿灰色。陳和芒害怕那灰色與他的基因間緊密糾纏，他常想像那些灰隨著他的血液汨汨流動，穿透心室與瓣膜之間，流過他身體的每一處微血管，最後侵蝕進他的腦，蒙上他的眼，將他變得行屍走肉。

活著，卻跟死了一樣。

那樣帶腐蝕性的灰也許就是媽媽真正想逃離的東西。阿爸周身旋繞的灰如濕氣在家裡滋衍，接觸到每個物體就附上去薄薄一層，讓牆上佈滿了星星點點的霉斑。而照顧著整個家的陳和芒有時會覺得身上堆積的霉如千斤之重，他幾乎在倒下的邊緣晃動不已。

然而他始終無法恨媽媽，甚至在心裡深處慶幸媽媽的離開。他相信美麗的事物就該展翅高飛，而不是與他們蜷縮在陰暗潮濕的角落一同腐朽。

他更無法恨阿爸，無法把過錯加諸一個如此可悲的人之上。媽媽走後，灰色從綿綿細雨變成滂沱暴雨，阿爸是在雨中迷途的人，只能任由大雨沖刷、倒地，直到身體也化做一攤泥水。

陳和芒曾在家裡翻出一張照片，年輕的阿爸對鏡頭笑著，身形還未走樣且眼中沒有一絲陰霾。他怎麼也想不透，是甚麼把照片裡的男人變形成身旁光裸空洞，毫無尊嚴的老男人。

如果阿爸眼裡光彩未曾消失該有多好，如果他自己也能成為照片裡的男人該有多好。也許媽媽便不會離開，他的家不會如此殘敗。他會成為普通不過的圓，同其它圓齊刷刷地向前滾動。

而詩詩.....，他無法再想下去。

他愛詩詩嗎？他反覆詰問自己，投出一個個問句卻像把石子投入無底的深井。他從來就搞不清他對詩詩的情感，也許那只不過是對媽媽的情感的延續，只因眼前的女孩和媽媽是多麼的相似。同時他也畏懼著詩詩，怕她不過是媽媽早已背棄他們的證據。詩詩和爸爸抑或是陳和芒一點也不像。詩詩是黑白分明的，並不摻雜著混濁的灰色。

陳和芒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十六年，卻只是用不間斷的沉默給予來掩飾罪惡感。

他盡可能給了一切，卻不包括哥哥——更準確來說是為父者的愛。他甚至深深埋藏著對詩詩的嫉妒，嫉妒她所擁有的美麗，因陳和芒是如此醜陋。

安頓好阿爸，簡單處理兩人的晚餐，然後陳和芒寫張紙條留給詩詩，並在上面押兩張千元大鈔。他鮮少與詩詩說話，因此他總從學校那邊得知詩詩的近況。詩詩品學兼優，詩詩十分受歡迎。得到的總是諸如此類的答覆，陳和芒的確也放心許多。

簡單梳洗後小憩一下，陳和芒又準備去超商值夜班。

早上沒有面試就打工，下午到傍晚六點稍微小睡一下，接著起來準備晚餐和照料父親，剩下半小時把自己整理乾淨，晚上再值夜班到隔天清晨。

陳和芒的生活規律如反覆擺盪的錘錘，日日夜夜在錘面下進行周而復始的簡諧運動。穩固平實，卻也平淡無轉機。然而陳和芒耽溺於這樣的索然無味。

\*

半夜兩點四十一分三十五秒，深夜新聞播膩了流著分泌物的河馬，改而爭論立委上過哪些摩鐵。超商垃圾筒滿溢，果蠅在陣陣酸臭味中旋繞，等待人將其收拾。

倉庫後連接著小巷，垃圾集中區就在那，時常有人聚集藏身於社會死角，一個個眼裡都是幾乎凝滯的灰色漩渦。巷內無光，黑夜白天都一樣晦暗，僅樓瓦屋磚間一條細縫如微小呼吸孔，可以稍微喘口氣瞥見天空的樣貌。

陳和芒將幾大袋垃圾扛去時，瞥見巷內一對影子糾纏不清，就著頭上灑落稀微的月光，他只能勉強辨別出那對男女的輪廓。

陳和芒本想移開視線，但那女人全身散發著難以言喻的魅力，叫人目不轉睛。即使在黑暗中，陳和芒也能從剪影看出她纖柔的身材，女人軟軟的倚在男人身上，一頭黑髮比黑夜還要更深更濃。即使在這樣汗穢的環境，依然超脫世俗。如同隨時要起飛的雀鳥。

然後女人稍微側過了臉，髮絲從臉龐滑落。

「媽？」陳和芒幾不可聞的囁語，男人沒聽見，但女人聽見了。

女人一個掉頭就想跑，陳和芒立刻就追上去。

「媽.....媽！是妳吧？」陳和芒瘋狂地叫著。男人狀況外的跟著女人跑，但在看到陳和芒追來時下意識就斷定陳和芒是威脅。

碰地，一個拳頭狠狠砸向陳和芒的臉，他頓時倒臥在地。緊接著又是一腳踹向陳和芒腹部，陳和芒痛苦的喘著氣，但嘴裡仍模糊喊著「媽.....媽.....」

在另一腳要踹下之前，一隻雜種狗歪歪斜斜地衝出來，護住陳和芒。瞬間小小的身影被彈起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
男人至此仍未停手，一腳又一腳，狠踩向沒有招架能力的陳和芒。可陳和芒早在雜種狗重摔至死的那一刻就悲傷的昏倒了，以至於他沒聽到女人尖叫著阻止男人。

「不要打了！住手啊，你快住手，不要打他！那是我哥哥！」

\*

陳和芒不記得自己是甚麼時候抱著溫熱的狗屍回到家的，他木然的將狗屍裝進黑色塑膠袋裡，然後再次打開家門，阿爸一如往常的坐在壞掉的電視機前，空洞的眼盯著停格的螢幕，一個美麗的女人甜甜笑著。

空氣混著腐爛的味道。

陳和芒覺得胸口彷彿被硬生生掏空，沒有痛苦沒有悲傷，只剩一片黑暗。

「阿爸，我看到媽媽了喔。」陳和芒的父親仍一動也不動。

「阿爸，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美的圓對吧？」不然那麼美麗的媽媽怎會做著如此醜陋的事？

陳和芒猛地衝到電視機前，將電視機砸到地上，那美麗的女人一起被摔至地面，整張陶瓷般的臉龐龜裂破碎，裡面竟流出汗濁的糞土，頓時醜陋不堪。

「不要再想媽媽了阿爸，那不是媽媽！媽媽不會回來了，媽媽丟掉了我們，她把我們都遺棄了！陳和芒咆哮著，聲音因悲憤變形。阿爸依舊平靜地坐在他面前。

「.....阿爸？」最後陳和芒小心翼翼的在父親面前跪下，顫抖著問「我的安眠藥前天被你全吃光了對吧？」

陳和芒痛哭了起來，又突然開始大笑，像個嬰兒在地上翻滾著，淚水混著鼻水口水爬滿整張臉。這是陳和芒第一次那麼憎恨母親，第一次那麼痛恨美麗的事物。

天亮了不知道多久，陳和芒才從夢中醒來。他渾渾噩噩的站起，發現窗外烏雲密布。

「阿爸，我去給詩詩送傘喔。」陳和芒夢囈一般的呢喃，便逕自向公寓的樓梯走去，正巧踩在那個包裹著狗屍的黑色塑膠袋上，頓時失去平衡。

一階，三階，五階.....他瞬間滾過了身上的那些重擔和痛苦，滾過那些刺傷他的流言蜚語。十七階，十九階，二十一階.....滾過了早已分崩離析的他的家，滾過膨脹至爆炸的他的人生。百餘公斤的肉奔騰起來，誰也減緩不了鋪天蓋地的氣勢。

蹦！蹦！蹦！嘎拉！

肉身與牆壁推擠，骨頭與地面撞擊。十八層樓，像孩子把黏土搓揉成團，將陳和芒一直以來所厭惡的身軀搓成了完美的圓。先是頸椎，接下來是左手臂。一點一滴的，陳和芒的四肢和頭顱壓進脂肪堆中，再也不成人形。

那圓球頂部，該是陳和芒壓平的面部的地方，滲出了一滴透明的液體，順著圓弧拋飛而出，逸散在高速滾動的人球後。

一樓，逃生門，撞擊。

\*

巨大的聲響將老警衛從昨夜的宿醉中給驚醒，他搖頭晃腦的站起，又被自己腥臭的嘔吐物給滑了一下跌回鐵凳。他含糊的吐了幾句三字經，夾雜濃濃酒臭和



酸液的氣味，再次艱難的起身，差點又滑了一跤。

當老警衛罵罵咧咧的蹣跚向騷動處踱去，卻看到難以置信的光景。

「幹！這三小？」

一頭神情悲傷的河馬眨了眨眼，然後流出一行淚水。轉瞬，河馬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地肉塊，和前方牆中央的大洞透露出的陰暗的天空。

老警衛不可思議的摸摸自己的臉，卻發現一小片濕痕。

就要下雨了。